

SHEINMIDAO

[法] 凡尔纳 著
陈筱卿 译

神秘岛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神秘岛

[法] 凡尔纳 著
陈筱卿 译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秘岛 / (法) 凡尔纳著; 陈筱卿译.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6.3

ISBN 7-5339-2286-7

I. 神... II. ①凡...②陈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3080 号

神秘岛	
[法] 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	
责任编辑 鲍 娴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装帧设计 王 坚	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 310006 电邮: Zjlaph@mail.HZ.ZJ.CN
	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	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216000 插页: 2 印张: 9.75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	ISBN 7-5339-2286-7 定价: 13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译 序

儒尔·凡尔纳(1828—1905)是法国19世纪的一位为青少年写作探险小说的著名作家,特别是作为科幻小说的创始人而享誉全世界。

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,人们对科学幻想的爱好十分流行,这与这一时期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。凡尔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,写了大量的科幻题材的传世之作。他通过自己的主人公,希望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,体现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与投机钻营、贪赃枉法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处。

《神秘岛》是凡尔纳著名三部曲(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、《海底两万里》和《神秘岛》)的最后一部。在该书中,他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,有五个被围困在南军城里的北方人,趁着偶然的机,乘气球逃了出来。但中途遭遇风暴,落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。这五个人没有灰心丧气,而是团结起来,以集体的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,在荒岛上安顿了下来。他们动手制造出陶器、玻璃、风磨、电报机……自给自足,丰衣足食。他们还挽救了被格兰特船长罚在另一荒岛上的罪犯,使之恢复人性,成为忠实的伙伴。在荒岛上,他们得到了《海底两万里》中的尼摩船长的暗中保护,屡屡化险为夷。最后,搭上了格兰特船

长之子——罗伯特·格兰特指挥的“邓肯号”，回到了他们日夜思念的祖国。

陈筱卿

1

“我们又在往上升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们在往下降！”

“史密斯先生，不是在下降，是在往下坠落！”

“天哪！快把压舱物扔下去！”

“最后一袋都倒空了！”

“气球上升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我仿佛听到有波浪拍击的声音！”

“吊篮下面就是大海！”

“距离我们顶多只有五百英尺！”

“把所有的重东西全部扔下去……所有的重物！”

这就是1865年3月23日下午4点光景从这片浩渺的太平洋上空传出的话语。

那一年春分前后，从东北方刮来一场令人难忘的风暴。从3月18日起，大风暴雨片刻未见止息，一直刮到26日。城市被毁，树木被连根拔起，堤岸被滔天巨浪冲垮。据统计，被海浪抛到岸上的船只就高达数百艘。许多地方被夷为了平地。死亡者达数千人。

与此同时，在不平静的空中，也同样上演了一场令人丧魂落魄的悲剧。

一只轻气球被卷进一股气流的旋涡中，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速

度掠过空中。

气球下面挂着一只吊篮，在剧烈地摆动着。吊篮里有五个人，由于雾气弥漫，看不清他们的模样。

这五位迷航的人已不知自己自飞行时起，共飞了多少里程。但说来也怪，他们虽身处暴风之中，却安然无恙。不过，吊篮在急速下坠，他们已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。

在他们扔掉枪支、弹药、食物之后，气球倒也上升到四千五百英尺的高度。吊篮中的乘客见下面是大海，觉得还是在上边飘着危险要小得多，所以便尽可能地往外抛东西，以减轻气球的载重量，防止下坠。

黑夜总算过去，白昼来临，暴风在渐渐变弱。几小时之后，暴风止息，变为强风，大气流动速度减弱了一半。

可正在这时候，气球却在渐渐地下降，像是逐渐地在瘪下去，由球形变成了椭圆形。中午时分，它离海面只有两千英尺了。气囊能容纳五万立方英尺的气体，这么大的容气量，使之能长时间地停留在空中。

乘客们为防止继续下坠，把最后的一些东西——少量的存粮及其他物品——扔了出去。但这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，天黑前再不见着陆地，肯定是坠入海底，葬身鱼腹了！

大海茫茫，无边无际，波涛汹涌，不见一块陆地，看不到一艘船只。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在阻止气球下坠，但无济于事。气球继续在下坠，顺着东北风急速地向西南边飘去。

气球的下降速度在加快。午后1点钟光景，它离海面已不到六百英尺了。

2点左右，气球离海面只有四百英尺了。这时，突然一个洪亮的声

音响起，而回答这声音的同样是铿锵有力的声音。

“所有的东西都扔掉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还有一万金法郎哩！”

一个沉重的袋子被扔出吊篮。

“气球往上升了吗？”

“升了点儿，但马上就会下降的！”

“还有什么可以扔的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有！……吊篮！”

“大家抓好网索，把吊篮扔掉！”

五个人连忙抓住网索，割断吊篮的绳索。吊篮掉了下去，气球又飘升了两千英尺。

大家紧扒住网眼，紧张地望着无底深渊。

气球在上空只飘荡了一会儿，就又开始往下坠去。气体从裂缝中往外泄漏，可裂缝又无法修补。乘客们干瞪着眼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将近4点光景，气球离海面只有五百英尺了。

突然，狗叫了起来。那是他们带着的狗，名叫托普，它也扒住了网眼。

“托普想必看见了什么！”一个声音说。

“陆地！陆地！”另一个声音大声应答。

果然，前方显现一块颇高的陆地。但离他们有三十多英里，就算气球顺顺当当的话，也得花一个小时才能飘到那儿。

4点多些，气球已明显地支撑不下去了。它已贴近海面，其下部已

多次与巨浪浪尖接触，网变得十分沉重，气球已经飘不起来了。半小时后，距陆地只有一英里了，但气球的气业已耗尽，气球几乎完全瘪下去了，由强风猛吹着，向着前方移去。

在飘至离岸两链，约两百米远时，一个巨浪袭来，气球被意外地撞击，上升了，竟至升到一千五百英尺的上空。在上空遇上一阵风，气球没被直接吹向岸边，而是与陆地几乎保持平行。两分钟后，它终于斜转过来，落在了波涛冲击不到的一片沙滩上。

大家连忙相帮着从网眼中挣脱出来。气球减轻了重量，又被风吹起，消失在空中。

吊篮中原有五个人加一只狗，可随气球落在沙滩上的只有四个人了。

失踪的那一位想必是被刚才冲击气球的那股海浪给卷走的。看来，正因为此人的失踪，气球重量减轻，才重又飘升起来，最后落到海滩上的。

这四位遇难而幸存的人脚刚一踏上陆地，便想起了那位失踪的伙伴，大家都在大声地喊叫：“他一定会游到岸边来的！我们快去救他！快去救他！”

2

刚刚被吹落到海岸上的这几个人，是逃跑的战俘。3月20日，他们从被尤利斯·格兰特将军围困着的里士满逃出来后，在空中飘飞了五天，现已离这个弗吉尼亚首府有七千英里远了。在美国南北战争期

间,里士满是分离主义者最重要的要塞。

1865年2月,格兰特将军意欲出奇制胜,攻占里士满,但未能奏效,其麾下的几名军官反倒落入敌方手中。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名叫赛勒斯·史密斯,系联邦参谋部人员,马萨诸塞州人氏,工程师,一流学者,曾受美国政府委任,担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部门的领导职务。他将近四十五岁,平头短发,灰白胡子,身材瘦削,两眼炯炯有神,面容严峻,一副学者风度。他心灵手巧,身轻体健,蔑视困难,不畏艰险,乐观豁达。

与此同时,他还是勇敢的化身,参加过南北战争的每一个战役。他骁勇善战,无数次被列入阵亡将士名单,但直到在里士满被俘之前,总为幸运之神所庇佑。

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,名为热代尔·斯皮莱,是《纽约先驱报》的记者,奉命随军做战地报道。

这位出色的记者,为了做好报道,奋不顾身,勇往直前,枪林弹雨之中,采集所需之新闻。他也参加过各次战役,每次都冲在前面,一手握着左轮手枪,一手拿着笔记本。每篇报道都很精彩,短小精悍,重点突出。此外,他还是个极具幽默感的人。

他身材高大,年约四十,脸上长着淡黄色的络腮胡,目光坚定、有神。他在报社已经干了十年的特约记者。他的专栏文章和素描颇受读者青睐。被俘的时候,他正在描写战况和做速写。他写在笔记本上的最后一句是:“一个南军士兵正举枪瞄准着我,但……”但他并没有被击中……

史密斯与斯皮莱相互间久闻彼此大名,但并未谋面。这一次,二人同被押往里士满。工程师的伤很快便痊愈了,在疗养期间认识了记

者斯皮莱。不久,二人不谋而合:找机会逃出魔爪,返回格兰特将军部队,为联邦的统一而继续去战斗。他们在里士满城内虽可自由活动,但该城戒备森严,逃跑很难。

这时,史密斯工程师碰上了以前对他忠诚有加的仆人,其父母均为奴隶,是在工程师家领地上出生的一个勇敢的黑人。史密斯是个拥护废除奴隶制的人,早就让此人获得了自由。后者成了自由人后,并不愿意离开主人家,愿为主人效犬马之劳。此人名叫纳布,年约三十,身体强壮,机智、聪颖、温和、安静。

纳布在得知主人被俘之后,毅然决然地离开马萨诸塞州,来到里士满,几经周折,终于潜入城内。主仆二人异地重逢,喜不自胜,相拥而泣。但是,纳布虽然潜入城内,要想出去,也非易事。

在此期间,格兰特的部队与巴特勒的部队联合作战,虽行动坚决,但在里士满尚未取得进展,战俘们一时半会儿并无获释的可能。被囚禁中的斯皮莱没什么新闻可写,感到枯燥乏味,一心想着逃离该城,但几经尝试,均未能如愿。

这期间,被围困者中有些人为了能与分离主义者的部队取得联系,也想尽快逃出城去,这其中就有一个狂热的南部同盟的拥护者,名为乔纳森·福斯特。这位乔纳森产生了乘气球飞出包围圈,前往分离主义者的营地的念头。

他的想法得到了总督的认同,并为他制造了一只大气球,可供五个人跟随他一起乘坐。他们在吊篮中装上了武器和食物,以备不时之需。

气球计划于3月18日夜间起飞,靠着西北风,几个小时后便可飞抵李将军的营地。但是,这一天刮的却不是西北风。自18日起,风已转

为飓风了。福斯特被迫延期起飞。

气球灌满了气，放在里士满的广场上，等着风势减弱再起飞。

18日和19日均已过去，暴风仍在肆虐。到了20日的早晨，暴风刮得更加地猛烈，起飞已经完全不可能了。

这一天，史密斯在里士满街头突然被人叫住。此人是名水手，名叫彭克罗夫，三十五岁到四十岁的样子，身体壮实，皮肤黝黑，目光炯炯，十分英俊，系美国北方人，曾在世界各大洋上航行过。看得出，此人经过风雨，见过世面，敢于冒险。他是这年年初，与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一起前来里士满办点事的。男孩名叫哈伯·布朗，新泽西人氏，是彭克罗夫以前船长留下的孤儿。他爱这男孩如同己出。里士满被围困之前，彭克罗夫未能及时离开，因而被困于城中。他一心想的是：想尽办法也要逃出城去。他久闻史密斯大名，并知晓后者正因这囚禁生活而感到无奈。今日得见，他便立即走上前去，开门见山地问工程师道：

“史密斯先生，您在里士满待够了吧？您想逃出去不？”

“什么时候逃？”史密斯尚未搞清问他话的人是何许人也，便脱口而出地问道。

随即，他以敏锐的目光打量了水手一番，肯定站在面前的人是个诚实的男子汉。然后，他便干脆地问道：

“您是谁？”

彭克罗夫自我介绍了一下。

“好，”史密斯说，“如何逃走，您有什么高见？”

“那儿放着一只气球，好像是专门替我们准备的……”

工程师一听便明白了，一把抓住水手的胳膊，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处。

水手把自己的想法以及此行的危险性和盘托出。他认为，飓风虽说非常猛烈，但他相信，凭着工程师的聪明才智、精明能干，驾驶气球当不成问题。他愿意与工程师一起逃走，但条件是，必须带上哈伯。

工程师默默地听着，两眼闪烁着激动的光芒。他觉得这个计划虽然危险，但却是可行的。趁着月黑风高，避开监视哨，走近气球，钻进吊篮，割断系住气球的绳索。当然，这么大的风暴，危险是必然存在的，但成功也是有希望的。没有这场风暴当然好，但是，没有它，气球早就飞走了，也不可能让他们有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了。

“我要走，还得带上别人。”史密斯最后说道。

“您要带几个人走？”水手问道。

“两个人，一个是我的朋友斯皮莱，另一个是我的仆人纳布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一共三人，加上我和哈伯，总共五个人，气球可以承载六个人……”彭克罗夫说。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史密斯说。

“那就定在今晚。我们五个人假装好奇，往气球那儿逛过去。”水手应道。

“今晚10点！”工程师说。

黑夜来临，周围漆黑一片。下了一场雨夹雪，天气阴冷。天空中大雾弥散。街道上空无一人。天气恶劣，守卫广场气球的士兵也放松了警惕。这正利于逃亡者们的出逃，只是暴风天气，飞行的危险自不待言……

9点30分，史密斯等五人从四面八方走近广场。广场一片漆黑。五个人在吊篮旁会合，没有被发现。

于是，史密斯、斯皮莱、纳布和哈伯立即钻入吊篮。彭克罗夫则按

照工程师的吩咐把压载物悉数解下来，不一会儿，便回到同伴们的身边。

气球现在只有一根缆绳系着，工程师一声令下，即刻起飞。

这时候，一只狗突然跳进吊篮里来，是工程师的宠物托普。它挣断了锁链，追踪主人而来。工程师考虑到吊篮的承载量，想要把狗赶下去。

“别！多它一个无妨！”水手边说边扔掉两只沙包。然后，他解开缆绳，气球便斜着身子飘升而起，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天空中了。

狂风劲吹。气球就这么在空中一直飘飞了五天。出逃的人们这才从一角青天往下看，看见下方大海茫茫。

他们五个人是3月20日出发的，其中四人在24日飘落在远离他们祖国六千多英里的一个荒凉海岸上。失踪的一个正是被他们视作自己的主心骨、领袖的赛勒斯·史密斯工程师。四人一踏上陆地，立刻想到要尽快找到他。

3

工程师被一股巨浪从网眼上冲走，其爱犬托普也因急忙跳出去救主人而失踪了。

四人不顾疲劳，立即开始搜寻起来。

可怜的纳布想到失去了他最崇敬的人，不禁泣不成声。

从工程师失踪到其同伴们踏上陆地，其间隔只有两分钟，因此，大家希望立即便能找到他。

工程师失踪的地点是在海岸的北面，离四人上岸的地点大约半英里。

已经是6点光景了。薄雾飘飞，夜色朦胧。一行四人在他们偶然间踏上的这块土地上沿着东海岸向北面走去。沙石路上寸草不生，坑坑洼洼，还有不少的大的坑洞，行路十分艰难。海鸥翻飞，叫声不断，似与大海怒涛一比高低。

他们边走边大声呼唤。他们寻思，如果离工程师可能爬上岸来的地方不远，他们应该可以听到他的呼救声的，起码托普的吠叫声也该传过来的。但是，除了波涛声和海浪拍岸的声响，他们没有听见其他什么声音。因此，一行人只好继续向前搜索，不漏掉一个角落。

二十分钟之后，他们被滚滚浪涛阻遏，陆地到此终止。他们已经走到一个海角尽头，眼前是海水，正在猛烈地拍击着尖角。

“这是个岬角，”水手说道，“我们应该从右边原路返回。”

“也许他就在这儿！”纳布说道。

“我们再呼唤看看！”

于是，四人齐声呼喊，但无人应答。再叫，仍然没有回应，只有海涛声声。

四人只好快快地返回。水手发现，回去的路与来时的不同，海岸更加陡峭，地势在上升。他猜想，这儿的长长的斜坡应与黑暗中隐约可见其轮廓的高高的海岸相连。这儿海浪不太汹涌，海水较为平静，涛声不烈，几乎听不见海浪的拍击声。想必岬角在此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小海湾，把大海怒涛挡在了外面。

一行四人朝南走着，与工程师可能上岸的地方背道而驰。走了有一英里半之后，海岸已无弯道可让他们往回朝北走了。他们一个个已

筋疲力尽,但仍咬着牙关继续往前,希望随时发现一段弯道,可以走回原地。

一行人走了约有两英里后,又走到一处湿滑的高岬角上,再次被海水阻遏。

“我们这是在一个岛上!我们已经从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了!”水手大声说道。

他没有说错。他们被抛下来的地方并不是什么陆地,而是一个小岛,长度不足两英里,宽度就更谈不上。

小岛乱石丛生,寸草不长。由于天黑,无法确定它是孤岛还是与其他岛屿相连。他们四周全是海水,无法离开这里,只好把搜寻工作拖到第二天再说了。

“他也许是受伤了,昏迷了,所以无法应答,我们不可丧失信心!”记者说。

记者建议点起一堆篝火,作为信号。但是,这儿寸草不生,只有沙石,无法点燃篝火。

天气很冷,寒气逼人。但他们并未感到艰难困苦,仍怀着希望,无数次折返北端,因为那儿是靠近灾难发生的地方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呼唤着,声音传得很远。

有一次,纳布的呼唤像是有了回声。哈伯对水手指出这一点,说道:

“这可能说明西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海岸。”

水手点头称是。但纳布的这次呼唤的回声只是唯一的一次,小岛东面仍然一片寂静。

黑夜过去。3月25日5点光景,晨曦微露,海上升起一股浓雾,呈螺

旋状缓缓地移动着，二十步开外，就看不清东西了。

晨雾很快停止上升。灼热的太阳把上层空气晒热，热气传到下面的小岛上。

6点半钟左右，雾气更加稀薄，整个小岛渐渐地显现出来。同时，岛周围的一片汪洋也清晰可见了。岛的东面不断地向外延伸，而西面则被一险峻高耸的海岸所阻断。

小岛与对岸之间隔着一条海峡，宽约半英里，水流湍急，波涛声声。

这时候，纳布也没和任何人说一声，便突然跃入水中。他急于游到对岸，向北面去。众人无奈。斯皮莱准备跟着游过去，但水手拦住了他说：

“请您相信我，纳布一个人就可以救他的主人，无需大家一起上。如果全部跳下去，有可能被急流冲到大海中去的。现在正在退潮。等潮水退了之后，我们会找到一条道涉水而过的……”

此刻，纳布正在与急流激烈地搏斗着。他在斜向洄水，黑黑的肩臂不时地在水面上闪现。他终于靠近了海岸。小岛与对岸相隔半英里，纳布用了半个多小时。

纳布在一片高大的花岗岩石壁下登了岸。他用力抖了一下身子，然后拔腿就跑，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一处岩石海角背后了。

伙伴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看着纳布的大胆尝试。此刻，他们已看不见他了，便捡拾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动物充饥。

对岸形成一个宽阔的港湾，南端是一个险峻的海角，寸草不生，十分荒凉。越往北，港湾越宽阔，从西南弯曲延伸，向东北走去，最终形成一个狭长的地角。构成港湾弓形地带的两端之间，相距约有八英